



并非流氓

——性心理反常种种

团结出版社

目 录

同性恋奇观·····	万瑞雄(1)
跨进颠倒的世界·····	龚惠民(32)
一个女同性恋者之死·····	蕾 蕾(71)
性变态心理种种·····	杨洪训(86)
性心理专家和他的性变态患者们·····	麦天枢(108)

同性恋奇观

方瑞雄

“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天地得交会之道，故无终竟之恨。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夭折之渐，能避渐伤之事而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

——摘自《玉房秘诀》(中医性学专著)

全球霹雳舞：狂暴的报复

艾滋病急剧蔓延：

“二十世纪最可怕的瘟疫”、“超级癌症”、“上帝对同性恋者的惩罚”、“大自然给同性恋者的沉重打击”……

医学家束手无策，社会学家忧心如焚。

生命被吞灭，人们在惊呼：

据有关资料报道，自从六年前世界上发现第一例艾滋病之后，艾滋病患者的数目便以几何级数迅速猛增加，目前无一人幸免于死亡。

1988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特别规划部主任曼恩博士应邀来华访问和讲学。博士带来艾滋病的最新统计数字：

全球发现艾滋病患者的国家有133个。

截止曼恩博士来华前的统计，全世界艾滋病患者总数已达8万人；另有大约500万——1000万人受到艾滋病毒的感染。

发展趋势严峻，病的预后不良。

许多专家通过调查研究后发现：艾滋病的男性患者占总

数的93.3%，女性患者仅占6.7%。由此可见，艾滋病更多的是发生在成年男性群体之中，这与男子同性恋发生率高的现象是一种同步。

论及艾滋病的传染途径，所有专家都指出同性恋是第一位的传染媒介，其次是静脉注射毒品、性接触。

美国于1986年12月12日对全美的28098名艾滋病患者进行了调查，发现艾滋病患者多集中在纽约、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等同性恋最为猖獗的地区。其发病率远远高于全美的其它地区。

曼恩博士访华期间强调指出，尽管对艾滋病的治疗目前尚无突破性进展，但已发现采用高温消毒能杀灭艾滋病病毒。

因此，博士先生认为：“预防和教育”是当今和以后治理艾滋病最有效的手段。

毫无疑问，治理同性恋，对于预防艾滋病的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

遗憾的是，一向以“谈性色变”的龙子龙孙们，对大自然向同性恋发出的严厉警告，似乎有些掉以轻心，并没有引起足够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同性恋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来是不乏记载的。而现实也仍在骚扰着成千上万的人们，使各界人士困惑、叹息。但是，舆论界却很少披露，很少公开讨论，很少发动综合治理。对于古今中外的同性恋现象，中国大陆上普遍采取回避、沉默或厌而远之的尴尬态势。只是有关司法当局对其中伤风败俗之流课以法律惩处。于是，大多数同性恋者成为徘徊于中国大陆性领域里的幽灵。

曼恩博士恳切期望，中国作为大国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应在预防治理艾滋病上发挥相应的作用。

国内许多有识之士呼吁,随着改革开放的日趋深化,随着科学文明进程的逐渐向前,对于同性恋现象——这个由社会文化、心理学、生物学、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问题,应该进行“透明度”较高的研讨,应该运用教育、道德、改善境况、依法制裁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以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

古国 88 竹乐:历史的幽怨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历史的辉煌壮阔的舞台上,历代同性恋于幕前幕后不乏表演。

《现代汉语词典》1153页载:同性恋 男子和男子或女子和女子之间发生恋爱关系,是一种心理变态。

《性行为与性病防治》179页载:同性恋 性活动指向同一性别的人。如男性与男性之间进行生殖器——肛门性交;女性与女性之间的性行为。

史书中有“男色”、“娈童”、“断袖欢”、“龙阳君”、“嬖人”……等有关的称谓和典故。

民间俚语中有:“相公”、“屁精”、“姨娘”、“精先生”……等等。

当代引进的外来译语有:“性颠倒”、“性偏离”等。

尽管叫法各异,但古今中外同性恋者追求的情欲却大体类似:男子同性恋者的泄欲方式有肛门内交媾、交换手淫、口腔吮吸以及拥抱揉搓;女子同性恋者泄欲方式有交换手淫、模拟交媾、口腔吮吸、揉搓抚摸敏感部位等。男子同性恋者外观显见,女子同性恋者行为隐匿。许多同性恋者还以追求精神恋情为主。在同性恋者之间,总有一方处在主动地位,扮演勾引或占有对方的主角。男子同性恋者的人数远远多于女子同性恋者。

历代如斯，环宇如斯，瘾者如斯。

精神分析学派创造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指出：“性颠倒常常出现在文明古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而且往往赋予意义重大的功能”。

他举例：“在希腊时代，性颠倒者往往是那些最强壮的男人，它们之所以爱上一个男孩，也绝不是因为看上了他的男性特征，而是他呈现出的女性体态以及羞怯、娴静、天真、令人怜爱等女性神态。一旦这个男孩长大成人，他便不再是男人的性对象，自己也许又变成一个恋爱男孩的人。”

弗氏所论及的现象，中国历史早有记载。

魏晋南北朝，萧梁皇族中追逐“衣袖欢”成风，皆以少男为泄欲对象。

西晋石崇以向帝王贡奉美貌男色而得宠邀官。在石崇往荆州刺史期间，往往靠劫掠过往客商而暴发为国之首富，沉湎男色，奢靡无度。

明代，中国历史上盛行同性恋的王朝。朝野上下以蓄纳男色为荣，互相夸比，津津乐道。久盛不衰。从皇亲国戚，达官贵族，富贾豪绅直至市井百姓，或养俊童，或收纳门客，或交结男旦，不遗余力地享用男色。万历进士出身的洪承畴，崇祯年间官拜兵部尚书。此公一生金戈铁马，叱咤疆场，军旅控惚，权势显赫，是崇祯的“股肱重臣”。但是，洪承畴偏爱男色的雅性始终不减，无论何种场合，他身边总有佼佼美男供其泄欲。此人迷恋男色可谓登峰造极。

在中国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里，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和秦钟，贾琏和书僮，乃是当时大观园内两种类型的男子同性恋者。有关贾宝玉和秦钟的同性恋描写较为隐晦，似为追求相互的情感爱慕为主；描写贾琏利用书僮发泄肉欲则很直率。曹

雪芹这方面的描写，实际上也是当时社会肉欲横流的一个缩影。

从清王朝、军阀混战直到民国时期，中国大陆同性恋盛行之风有增无减，各种男扮女装、男学女姿、男演女角的“相公”公然招摇过市，成为反动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玩物，也是当时社会腐化堕落的病态之一。同性恋是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的浮沫。

现实咏叹调

之一 扭曲了旋律的女低音

一个从北方迁来的孤老太婆讲述的从来没有对人讲过身世：

……俺十六岁过门，十八岁头上生了个妞。俺老家是个灾区，那年头日子过不下去了。没法，俺给妞断奶，去到城里刘掌柜家当奶妈，给他家的孩子喂奶。老天爷怪罪俺了，俺那妞没学会走路就死了，这辈子俺再没生过，俺对不住那妞啊！

刘掌柜在城里开个大当铺，娶了俩老婆。这两老婆给他生的全是妞，伍个。刘掌柜就是盼个儿子。没承想，在他四十岁头上，小老婆给刘掌柜生了个男孩，该多金贵啊！

这男孩叫传富，生下来瘦猴似的。自雇下我奶水多，啥时吃啥时就有，这小传富吃我的奶才乍月，就又白又胖了。刘掌柜一高兴，吩咐俺，传富交你了，奶好了他，加工钱，你也不用走了，就在俺这干吧。啥事不用你干，奶好孩就中！

刘掌柜说话算话，吃食就是中，啥事也不让俺干，一门心思让俺奶好孩子。俺觉得在刘家大院不错，心也就安了点。就是奶孩子的时候刘掌柜老是瞪着俩眼瞅着俺的奶子，躲也不

是，不躲也不是，怪寒碜人的。不管咋说，俺虽是佣人，可也是个小姑娘家哩。

想起出事那天夜里，俺至今也闹不明白。那是个热天，刘掌柜叫人送来一碗西瓜瓢给俺吃了。奶完小传富，俺一下睡着了，睡得不知有多死。睡得迷迷糊糊，俺身上有响动，象谁在干那回事？猛一惊，刘掌柜压在俺身上，俺被他糟践了！

俺躺在坑上流了一夜泪水。想了一夜，俺是胳膊扭不过大腿，这事张扬出去，丢脸不说，俺也活不下去，白搭上一条命，还不当死了条狗？俺拿定主意，不吵不闹，呆在刘家大院，在他儿子身上报仇。

俺照常奶孩子，只当啥事也没有。可就是每天黑下不给小传富奶足，让他离不了我的身，俺睡觉带着小传富。

刘掌柜再没法治俺了。时间一长，小传富跟俺睡惯了。除了俺，他就整夜闹个没完，任谁也带不好孩子。为了儿子。刘掌柜交待，就让小传富跟俺过。

俺慢慢生了些套套，让小传富老含着奶头睡觉，奶他的时候，摸他，搔他痒痒，拍他的屁股，弄得他乖乖的不吱声，晕晕乎乎的，象是过啥瘾似的。开始吃奶这么干，后来他不吃奶的时候，也要赖着我身上，捂着我，要我摸他、搔他，挨上我的身就象化成泥一样了。

俺心里有数，俺的招法灵上了！

传富十八岁那年。要出门住学，俺才真正离开了刘家大院。这回俺不回老家，跑了几千里，上武汉这地方来了。反正俺的姐早死了。她爹挖煤早就叫砸井里了，俺早没啥牵挂。再说，俺不远走高飞也不中呵。

直到解放以后，老家有人来看我。说传富那孩怪性子，任啥闺女他都瞧不上眼，任他娘他老子好说歹说，就是不娶媳

妇，专找男孩一坑上鬼混。没临到解放，刘掌柜就被他的儿活活地气死了，刘家大院败了，刘家也绝了后代哟！

直说吧，传富是俺一手糟践的。谁叫那老狗糟践俺了？！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完。俺是女人报仇，二十年也不晚！

俺不怕报应，活着就叫老天爷罚够了，还怕死了进啥地狱？俺只要报了仇，任啥也不怕了！

之二 变了调的叫卖者之歌

“卖——印色——油——！”

一个捏腔拿调，极力模仿女性尖细声音且又夸张过度的叫卖声，回荡在汉口的小街和小巷。

五、六十年代的人大概都听到过这种叫卖声。当年，“印色油”几乎是同性恋的代名词，是汉口地区一个声名狼藉的老资格同性恋者，向男人出卖男色的丑类。

人们都不记得他的真名实姓，“印色油”成了他的名字。

“印色油”不但叫卖模仿女声，待人接物，仪表举止也俨然妇女模样，娇揉做作比女性还要女性。双颊涂抹得红通通的，用的就是提篮叫卖的红色印色油。

“印色油”沿着街巷叫卖时，一手挽着装满印色油瓷钵的提篮，一手故意作女性走路甩动状。走姿扭扭捏捏，时不时拿出手帕抖落，碰见人假作羞涩之状，完全把戏剧中花旦的形体动作照搬到日常的一举一动中。

但是，这还不是“印色油”最令人作呕的丑态。他那对金鱼眼里射出的目光，充满着赤裸裸的淫欲，一种迫不及待的难以满足的变态情欲，使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按现在流行的话形容，“印色油”是一条十足的色狼，一条出卖男色的公狼。

“印色油”沿街叫卖是假，勾引男性是真。人们赐给他的多是鄙视、讥笑、咒骂直至毒打。这家伙对这些习以为常，在所不惜。他一心出卖自身的肉体，尽力勾引男性。为了其颠倒的性要求，他付出了作为一个人起码应有的廉耻、道德，达到了饥渴疯狂，丧失人性的可悲程度。

如果某个男性被他勾引上手，使他得以满足，他会极力从生活等方面照料被勾引的男人。按“印色油”的话：“我就是他的‘堂客’（妻子的俗称）！”

在公开场合中，“印色油”不止一次地夸耀他的女性化“水平”：“我除了不来月经不生仔，跟女将们是一模一样的。不信？那您家就来试下子啦！”

“印色油”堕于性变态的深渊，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先是为坏人所诱迫，继而为黑社会所玩弄，终成不可救药的怪物。

新社会的阳光也照到“印色油”的身上，政府曾多次运用教育法制手段管教过他。由于种种原因，病入膏肓的“印色油”的性变态已具有顽固瘾性，主观客观条件都没能使他的丑恶行径有所收敛。“印色油”是法制机关常进常出的人物，他甚至以此为荣。

类似“印色油”的男子同性恋者，在武汉地区曾有过一大群人，其变态情欲的表现程度不一，但基本特征却极其相似——生理心理均以女性自居，追求男性的肉体。这群人彼此交往甚密，形成一个小圈子。这些典型的男子同性恋者多在下层社会中生成或追逐。

许多老辈人叹息，“印色油”们是又讨嫌又遭孽啊！

年轻人们怒骂：这些队伍活着害人，死了还好些！许多脾气暴躁的男人对付“印色油”不是恶言相加，就是拳脚交加。

文革中期，“印色油”改行补钢精锅，也是沿街叫卖，也是

象卖印色油那种腔调的叫卖声，也是那种扭扭捏捏的姿态。尽管老了，更丑陋了，人们象躲避瘟疫一样地厌恶他、嫌弃他。那时，人们受武斗风的影响，打“印色油”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打得他鼻青脸肿，打得他伤痕遍体。但“印色油”眼里仍然放出那股赤裸裸的淫欲目光，一种疯狂饥渴、丧失人性的变态情欲，使人们更加愤怒，打得更狠、更凶。任凭毒打，“印色油”的目光还是那样……

之三 乱了节奏的男高音

“人妖”作为男子，具有男性的外形美。相貌堂堂，身材魁梧，性格深沉，谈吐斯文，颇受女子的青睐。

也正是他有了先天条件，加上家资颇丰，所以才先后娶了五个女子为妻，都是姿色相当不错的女子。因此，有人夸他搞女子有手段，走的是桃花运。

但是，熟悉他的人却完全不这样看。“人妖”就是对他的贬称。

“人妖”的父亲是个大财东，一生好色。“人妖”的生母是他父亲最后的一个续弦，女的比男的年龄要小二十多岁。

“人妖”是他父亲晚年的独子。在他七岁的时候，他的生母乘着他的父亲病重卧床，带着若干金银细软，跟一个相好的年轻佣人私奔，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

病床上的老父临终时把独子唤来跟前，气息奄奄却是咬牙切齿地嘱咐儿子：“记住，你母亲不是好东西，要恨她，永远恨她！”

此话对少年时代的“人妖”刻骨铭心。从此，他不但恨生母。且把仇恨扩大到所有女人的身上。同时，他也仇恨年轻貌美的男人，他要施行报复。

凭着外貌与家财，“人妖”娶了一个又一个姿色美丽的女子。他并不把她们作为生活伴侣，而是作为性交的资本。

“人妖”只要看上了某个年轻貌美的男子，就凭他的钱财为报酬，以他的美妇为诱饵，按他的安排去实行连环式的性欲交易。

“人妖”占有被勾引男子的肉体，发泄着变态的情欲与仇恨；

被“人妖”占有的男子又去占有“人妖”的妻子，代替他发泄肉欲和仇恨。

不知有多少个年青貌美的男子被“人妖”勾引和占有；也不知“人妖”的妻子被这样的人凌辱和占有了多少次。程序交换几乎都是一样的。

“人妖”的五个妻子都是因为不堪忍受如此长期的奇耻大辱而或含怨而逝或同他离异。

黑暗的社会制度和腐朽的旧式道德，为“人妖”的恶迹撑着保护之伞。

也是“人妖”接近暮年之际。就在他占有了一个年轻貌美的男子转到他最后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那里去了以后，两个被凌辱者的感情相通了。她的哭诉唤醒了他的良知，她在苦难中萌生的柔情激起了他反抗的勇气。

这个男人，利用他发泄变态肉欲而忘乎所以的时刻，由“人妖”的第五个妻子持着大木棒背后痛袭“人妖”的头部。这个女人不知哪来的力气，一下准确击中，“人妖”当即昏瘫过去。男人又拿起事先准备的尖刀，捅了“人妖”几十刀，才洗净被凌辱和溅满鲜血的身体，穿上衣服。

就在这个月黑风高之夜，这一对苦难中相识相爱相互扶助的男女，也是带着金银细软，离开了“人妖”罪恶的躯壳。

之四 公开的女声二重唱

医务界习惯用“高年资”来尊称资历深的医务人员。有人把这对年已三十有五的未婚单身女，称为“高年资大龄青年”，却带有明显的贬损之意。

她俩都是病房的护士，一对密友。她俩同年进入医院，又是同年出生。但她俩的容貌反差极大，一个美丽，一个丑陋。本文故从美护士和丑护士为她俩的代用名。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对于独身的大龄姑娘议论本来就够多了，而这对美丑护士成天难舍难分，形影不离，人们的议论就更多了！

了解她俩身世的人，早有透露：

美护士读初中的时候，似乎有点体育才能，被选进体操队。一次放学以后，训练她的男体育老师留她单独“加练”。练得精疲力竭的她轻易地被披着老师外衣的强盗劫掠了她的处女贞操。强盗落入法网，她却带着惨痛的体验和难忘的屈辱观察世界。她渐渐地形成了对男人冷若冰霜的神态，筑起了对男人严加防范的堤坝。这种内心世界日趋固定。

丑护士生长在四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的家庭，父母收入微薄，家庭生活贫困。她是姐妹中容貌最差的一个，也是最小的女儿。但她却有一个弟弟，父母赶“末班车”得来的宝贝。在家里，她是多余的，倍受歧视，倍受弟弟的折磨。她是弟弟、姐姐和父母的“出气袋”。上学后，由于丑，男孩子看不起她，给她的尽是冷眼、嘲讽、辱骂甚至打她取乐。没有男孩子愿意同她交谈，与她同座同行，与她结伴学习、娱乐。间或有些女同学接近她，也只是同情或怜悯，有的是奉老师指派或因组织安排来做工作的。她感到孤独，一种长久的孤独。使她从主动

接近别人，尤其是男人。对男人，她有自幼形成的怨恨。

周围的人们不仅对她俩的往事反复议论，更感兴趣的是美丑护士接踵而来且又不同一般的现状：

她俩搬出医院不收费的、条件又好的单身宿舍，却租了私房居住。这家私房后门单进单出，她俩同在一间房里睡卧。

她俩之中只要一个上夜班，另一个肯定陪着等着或迎着，不怕累，不怕麻烦，双双一起回那间共租的私房。

她俩平日对男人不苟言笑，冷眼相对，在女伴中性格显得特别内向。可她俩只要在一起，悄悄话说个没完没了，有时笑得格格出声，透出一种欢畅、和谐的清调。特别是那眉毛眼里，尽是传情送意，那份亲热，盖了！

有人煞有介事地证实，她俩在僻静之处经常相互搂抱颈地紧紧贴着漫步行走，比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更象那么回事，咳，俩人头挨那么紧，亲嘴可是方便极了！

有人相当严肃地出示化验单，瞧，她俩的尿常规都有一样多的“+”！

前不久，有件事轰动了全医院。

一位住院的男病人到医务处反映，美丑两护士老是轮番给他打针换药，联合整治他。天天干这活把他痛得嘶牙咧嘴的。实在受不了啦！这位男病人问，病房里怎么老是她两位干这种活，又特别重手重脚，怎么回事嘛。

医务处的同志一了解，给这位男病人打针换药，是她俩轮番出面把别人的事换过来干的，并声明是“尽义务白干”。打针换药是苦差事，她俩代干谁不乐意。再说，她俩的护理技术，在病房都是上流水平，谁还不放心呢。谁知，她俩是联合整治那个男病人了。

医务处估计里面有点名堂，先通知美护士来办公室。没

想，美护士前脚进门，丑护士后脚跟进，不请自来。她还先发制人；我俩人的事，俩人一起谈，别想要我走开。

谈就一起谈吧。待到一问。丑护士打断问话，恶声恶气地嚷开了：“谁叫那家伙对她（指美护士）不老实的！……这么整治只是警告他一下，还是轻的！”

美护士冷冷地补充：“我们这叫正当防卫，法律上允许的。”

女人的这种揭发，一般都是有一定份量的，医务室赶紧深入了解。

其实这位男病人并无越轨举动，他只是有些过多地盯着美护士，没事老想找她说话，可能有些挑逗。没想惹恼了这两位一体，遭到了联合报复。

此事只有不了了之，男病人白受多次皮肉之苦。医务处交待病房，再别让美护士给他打针换药了。

自此以后，人们虽然又掀起议论高潮，但只是窃窃私语。当她俩的面谁也不敢开口。谁也不知说不定得罪其中哪一位，遭来防不胜防的报复，犯得着吗？胆大一点的，最多也只敢用诡秘的眼光看着她俩。

美丑护士可不管人们这呀那呀的，她俩依然难舍难分，依然形影不离，依然同居私房，依然卿卿我我，依然相互保护……

之五 隐秘的口哨二重奏

一年一度的春节，是劳改队的犯人最思家的日子。管教干部为了稳定犯人情情绪，精心组织了许多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犯人联欢会上，犯人自己的节目自有一番乐趣。

他俩表演的黄梅戏口哨二重奏“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大受欢迎。虽都是男犯，吹女声的还有几分相似，吹男音的维妙维

肖，很有点情调。无疑，在清一色男犯的劳改队里，这种节目另有一番滋味。

模仿董永唱腔的男犯是个彪形大汉，因参加团伙械斗致死一条人命，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模仿七仙女唱腔的男犯形似奶油小生，因奸情入狱，刑期五年。

自他俩在联欢会上表演口哨二重奏以后，犯人们都以“董永”、“七仙女”作为他俩的外号了。

“董永”比“七仙女”早两年来到劳改农场。自幼生长在农村的他，稔熟劳动活路，由家园走向大狱，生活性质没发生根本变化，劳动环境有许多相似。无期徒刑的重压对于头脑简单的他，没有带来灵魂的震动与心灵的净化。他发狂似地苦干并不完全是赎罪心理，主要是内心某种情感压抑的拼命发泄。

“董永”卖力干活受到管教干部的注意。当今中国监狱的“改造第一、劳动第二”为管教方针，象“董永”这样劳动特别突出，且又遵守监规并无脱逃迹象的犯人，是会得到管教干部足够好评的。

如果他经受时间考验，表现能保持和发扬下去，就要把他的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他的年轻生命还可能有奔头。

“七仙女”体质较弱，文质彬彬，大概从小就娇生惯养。他一进监狱，精神萎靡，情绪低落。有一次，由于他不谙“号规”，无意中得罪了犯人头，遭到一伙犯人的拳脚“修理”，打得哭爹喊娘。

是“董永”打散了这伙犯人，把打倒在地地的“七仙女”救了出来。由于“董永”有劲有狠，管教干部看重他，犯人头也要让他三分，“七仙女”也就被放过了。

“七仙女”以“董永”为靠山。生活单调的“董永”有了“七仙女”这个从大城市来的朋友，填补了感情的空虚，俩人成为知交。当他俩的口哨二重奏在联欢会上吹响以后，“董永”、“七仙女”的外号同时落在他俩头上，情谊似乎更深了一层。

这一年，劳改队在离监舍较远的地块种了二十多亩西瓜。管理干部选中“董永”为看瓜人，让他住进了远离监舍的瓜棚，日夜看管瓜园。

“董永”也确实争气。自他进瓜园以后，勤除草、勤整枝，一-把个瓜园调理得很有样子。他日夜照管，舍得下力气。管理干部几次夜里突击检查，他都各尽职守，使人很放心。

西瓜快熟了的时候，需要增加人手。事有凑巧，“七仙女”被派来了，和“董永”一起住进瓜棚，当他的副手。

“七仙女”乐滋滋地告诉“董永”，调进瓜棚是他外面的一位亲戚拉的路子，找到相熟的管教干部，是“照顾”进瓜园的。

这是他俩在劳改生活中一段欢快的日子：活路不重尚属次要，关键是相对自由自在和独有的乐趣。

可以不必象别的犯人们那样：出工排队，收工也要排队，点名、查人数。时刻处在威严的监视之下，干什么事都要向管理干部先喊：“报告队长。”

他俩在瓜园里，基本上无人监看。想多干就多干，想休息一会就可以歇下来。俩人不但互相有个照应，互相掩护着偷点懒，心情好了，来段口哨二重奏，生活也增添了乐趣。

西瓜熟了，他俩的日子更甜美了。

看管瓜园的人吃起西瓜来，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清晨、正午、夜晚都是瓜园无人来的时候，他俩穿短裤，打赤膊，挑几个又大又熟的西瓜切开，一人一半，拿起特制的大匙，舀着一块又一块瓜瓢往口里送。嚼，瓜汁顺嘴流，甜味沁脾胃，